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四十一

元 王惲 撰

序

南鄘諸君會射序

君子之學貴乎有用不志於用雖曰未學可也聖門之藝有六而射為重蓋射者男子之事志有事於四方也近歲南鄘諸君于二仲月肆諸射事予雖不敏亦從事其間嗚呼鄉飲廞而長幼之序乖大射廞而君臣之義

缺令之去古也遠矣欲人之知禮也難矣兹射也匪曰嬉遊為樂將少長是序匪曰僥倖為得將心體是正匪曰致遠為功將中鵠為善匪勝已是怨反諸已為賢匪酒醴是嗜而辭讓為恭匪多筭為能而進退可度夫如是其於修盛德遠不肖習威儀復鄉飲而適世用不由斯而有漸乎若夫野曠天清露禾棲畝霜氣折膠秋聲厲木土氣充而耦同燕角勁而寒裂張侯去百步之外揖遜務君子之爭得之心應之手箭如鴻𠯈羽若星飛

雖未敏及參連神凝剡注追騶虞牧野之風致矍相堵
牆之觀庶幾繹已之志張本乎四方之事誠君子有用
之一端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
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矧君子正已之具也哉因序其
事而賡之以歌歌曰

古道下散文武歧中原氣折兵塵飛四郊多壘乃我責
誰云武事非吾知不見東家矍相事當年凜凜無全齊
丈夫況當志四方射先祿後非吾欺只今天地一射圃

國俗靡靡從風披圖書東置奎宿黯弧矢高射騰寒輝
㝠㝠天道既如此智者相時行所宜又不見臺城陷辱
古所嗤舞干不排高皇危諸人清談不適用晉室竟墮
東門機乃知六藝射尤重世不可廢誠有為寄謝一丁
相誚子恐人迂乃坐書癡

投壺引

古之人心正意誠之學無或不在也予於投壺見之矣
壺之義三代之遺制也自諸侯至於卿大夫靡不行焉

或堂或庭野外軍中必設兩階以明賓主之禮置壺楹間取其中也北面受矢尊其賓也兩黨相向比其誠也紘以貍首發其等也鼓以魯薛節其事也勝飲不勝養弗能也司射申誡儆其慢也若夫左右盡籌臨壺荷矢身跛倚則壺不相直也氣渙散則志不能定也手不端則矢弗能順也必也心正意誠神凝於内坐與壺相當扶與矢相應故的然而中無過不及之差豈非誠心正已之道歟且古之為學怠惰之氣不設于身其或少焉

必有休息之具曾不以奇技淫巧令人心蕩而狂也故壺之義有足尚焉然壺亦兵象也與射禮略同葢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燕飲娛賓人心之所欲也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俾樂為之不厭則平日之所尚乃異時之所用也且漢唐以來博戲之事多矣獨奕之技行於今不廢然迹其用心傾危抵巇一著一機司明以之眊亂靈臺為之攙搶必決其存亡而後已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術之不善擇也如此悲夫子自憲

臺秩滿居閒不出者動涉旬朔時雨霽堂廬清㝿披之餘無以休息用此以佐雅歌之樂庶幾動靜周旋其心一出於正方之既飽而嬉莫知所向者其賢乎哉其賢乎哉至元辛未夏六月望日序

遊洄溪序

夫燕遊觀覽蓋所以增放曠而攄煩滞也故君子所不廢焉歲戊辰夏四月既望時雨霽景氣清嘉苗濯秀二麥含實翰林先生拉二三子聯騎出郭由郡之西南按

轡原隰周覽物華既而掉鞅東首尋盟洄溪之上於是步蘭皐俯清流蔭佳樹藉碧草鳥嚶嚶而遺音魚躍躍以騰水飛鳴潛泳各遂所宜悠然之思與淵流俱而莫際其涯渾顥之氣與造物遊而不知其所極先生曰吁樂哉斯遊也於是談麈屑飛朱絃聲渺從容質問不覺前席二三子怡然洽所歡充然有所得不知老之將至日之云夕也風乎詠歸又何啻遺塵袪而攄蘊鬱者哉因援毫為之序

帝王鏡略序

東萊云六藝文學者之大端也其次莫如史然則史書浩博自遷固而下不啻數百萬言學者雖資稟精彊至於極其致而得其要者或寡矣矧童子初學者歟近讀遺山先生鏡略書所謂立片言而得要者也其馳騁上下數千載之間綜理繁會數百萬言之內駢以四言叶以音韻世數代謝如指諸掌歷代之能事畢矣然先生北渡後力以斯文為已任孰謂斲大材而就小室抵和

璞而輝丘陵者乎是書之出若為童蒙學習者之所設也然傳不云乎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循序而進有不可躐等者士人張敬叔貧而好學家藏是書令刋之以廣其傳亦可以見其用心焉爾彼初學者一旦心志通達由堂入奥又且得博觀約取之法焉是則一鏡之略不為小補者也至元四年歲次丁夘重午前二日題

王氏藏書目錄序

河南房邑王氏爲衛之著姓百有餘年祖宗以孝友相傳略無長物逮先君思淵子北渡后亦不治生産怡然以閉户讀書爲業聞一異書惟恐弗及其弱冠時先君氣志精強目覽手筆日且萬字不下年得書數千卷或者曰藏書如是尚爾爲先子曰吾老矣爲子孫計耳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世人知榮保其爵祿不知一失足赤吾之族知富寶其金玉一慢藏已爲盜所目也何若保書之爲寶乎若子若孫由是而之焉爲卿相

為牧守為善人為君子上以致君澤民下以立身行道其在於是矣由是而觀先君立世之志貽厥之謀何其遠且大哉嗚呼先君去世將近二紀不肖某今年四十有一遺言在耳遺書在櫝感念平昔不覺泣下因復慨嘆仕不為進退足自樂蓋所恃者此爾然置之而不力其讀讀之而不踐其道與無書等矣傳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教之一經此誠先君之志也可不懋敬之哉至元四年秋七月曝書於庭與兒子孺校而帙之則各

從其類也述書傳目錄叙

汲郡圖志引

客有過僕而問曰子之經求衛事纂集圖史所向欲何為哉僕應之曰述先君之志也昔先子無恙時甞訓其曰衛有圖經舊矣北渡以來百訪而不一見世郡人也生於斯長於斯宦學於斯聚族屬於斯由宋而金而皇朝百有五十餘祀不謂之遺俗可乎且衛得天中桑土之野北通燕趙南走京洛太行峙其西大河經其南河

山之間盤盤焉一都會也及論其郡國之本末輿地之
因革牧守政教之賢否土産風俗之醇醨山澤利益之
隱顯人物古今之盛衰則藐然不知責將誰歸至如淇
水名川也而指為李河銅關近防也而曰壁列門羌公
顯號也而曰康叔塚殷溪明表也而稱太公泉共城伯
國也而曰段天子城趙越太守也而曰越王墓淇口會
亭也而曰衛新臺崗名博望而記張騫山號仙翁而歸
葛氏眎獲嘉而曰故城以頓方而作頓丘枋裏而為枋

頭而又汲水湮而無聞金堤蕩而失據其甚則白圭訛而為雞黒麓謬而為鹿迷惑忘返以至於斯可勝嘆哉是皆吾平昔欲正之而不忘者也吾老矣終當畢此一事付之青箱無幾先君捐館雅志罔就嗚呼痛哉中統建元之三年予自堂吏來歸閒中紬繹經史得先人所藏遺書涙洒行間慨嘆久之曰精爽不昧有繼志述事庶稍慰爾於是聚書一室研精致思蟫蠹羣言外則訪諸耆宿雜採傳記碑刻復為按行屬邑以覈其所得噫

汲雄望也自康叔迄今幾二千餘歲其幽光潛德靈蹤盛跡隨陵谷起滅不可殫紀徵文獻則墜簡巳亡懷舊俗則高年無幾瞻言丘壠旌紀寂寥不肖何人能發越其間哉然先子遺教不可墜也良史所載傳信後也故特取其人物政教風俗關於治亂為後世之法者羣分而類聚之復著辨論等篇凡若干卷題之曰汲郡志曰郡者何包上下而言也書成因自笑曰諺有之家畜敝帚享之千金其不肖之謂歟然非敢示諸作者庶幾來

者志存肯構其治梓作室以是為樸斵垣墉之始丹雘塈茨之本可乎客唯而退時至元丙寅秋九月重陽日引

紫山胡公哀挽詩卷小序

挽章者哀傾逝而寓夫所感之辭也予於紫山既哀之而復有以惜焉紫山起諸生進擢館閣揚歴省臺官至三品壽幾七秩順受委正畧無慊愧於何嗟惜所惜者材超卓而不凡氣正大而勿替可以挺公論

而勵亰俗激清風而作士氣闕日天柱峰推少微彩晦士林憔悴失所景仰不知乾坤純粹之精山川英秀之蘊幾世幾年氤氳感會復生斯人此黃鳥之詩薤露之歌有不容已者忝與紫山三世交游氣合情款故其子典簿持屢徵鄙作既序夫易解復記其祠堂今夕以斯文為念孝心追遠誠宜嘉尚顧筆力衰薾奚能發潛德之幽光倡作者之端緒然眷懐疇昔重以陳太常北山之請敢攄平生所得於公而可

深惜者冠之篇首云大德辛丑歲秋仲哉生明秋澗

書

朝儀備録叙

至元辛未歲大内肇建始議講行朝會禮儀蓋所以

尊嚴宸極辨上下而示等威也然事出草創不過會

集故老參考典故審其可行者而用之其後遇有大

典禮准例為式祇取嚴辦一時執事者各司品節其

禮之全體亦不能究其詳而通貫焉逮侍儀舍人周

之翰供職乃纂述物色儀制之品班次度數之則曰朝賀曰策立曰開讀皆其已行而可驗復圖注以致其詳皇儀縟典粲然明白目之曰朝儀備錄攜于秋澗翁求攷辨焉乃告之曰汝外祖文康公羽儀先朝粉飾皇猷號禮文稱首汝父松壑侍儀初事綿蕝獲預選習今汝從事於兹又復有年其見聞之久講習之熟可謂專門學矣況禮之大綱本乎天理之自然節文儀則由人情而折衷不容強知妄擬措私意於

其間雖聖人不過祖述既往隨時去取故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所以行之者極乎敬慎而已故曰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是則書纂述非惟備豫考按即事可行若有集國禮而編會要者亦將有所取焉大德辛丑歲立春前五日秋澗退叟題

恕齋詩卷序

郎中李侯正卿其先世佐金祖開國子孫行慶傳嗣

侯爵易代後軒裳蟬嫣猶為燕雲鉅族正卿資明豪踈財樂善有子二人俱敎之讀書勉勵資藉之者惟恐不及與古人愛其子教以義方之説吻合衣冠修整僕馬鮮明喜交遊遇事慷慨與物無疑滯蓋有志於富貴利達者也人爽約以負之量廓然而能容或非禮以相干但理遣而不校尚恐其守之不堅行之不力乃榜其宴息之所曰恕齋又為未盡也質之於秋澗翁將求諸名流題咏庸勉其不逮乃告之曰夫

人之生稟精五行有情有性仁義禮智生之於中所謂性也喜怒哀樂愛惡欲感之於外所謂情也聖賢存養撙節求合乎中而已其恕云者既盡夫存養之功復推而為應物接人之道故曰推已以及物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蓋由内以達乎外自漢以來不能體認聖賢求諸已意思遂以恕為寛容之稱雖范忠宣之賢亦有恕已恕人之說是徇外以遺内也何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哉今夫已之善推以及人其不善弗

加諸彼則物之應於我者皆善自無出悖來違之戾
尚何寛貸容恕之有今正卿既識其用復能明其體
由末以達其本日就月將緝熈光明則違道不遠矣
雖然比之貪冒無厭黷於貨財較班資之崇卑計利
害之得失不至傾陷攘奪而不止者為之猶賢乎已
某年月日秋澗翁叙

南陽府瑞芝詩卷序

天地之大氣無不周也其至和純粹之極隨德感召而

禎祥之故應於上則有卿雲景星發於下則有醴泉朱草芝為物尤瑞然産之不恒秀之而特異者蓋不一二數焉完顔公尹南陽之明年有芝産於方城民家凡四本誠秀麗而殊常者也其駢枝連葉突如雲興幢然蓋植有累至十六七者英華曄曄顔如渥丹可翫而愛郡之吏民視履考祥奔走庭下咸謂公視事以來行有以召之故也如役使時而田里安賦斂均而物情乆疲痡者為之息肩苞體者使之不夭是慈祥愷悌之方拊循

惠養之實浹洽備至感召休徵物効靈光者也公曰方
今王澤下流皇風遠暢意者仁厚之化行乎江漢或者
衣被草木昭回光而為開先之兆也昭昭矣予何敢以
當之即籚置以聞衆復曰非常之瑞歸美於上臣分當
然茀產於鄰郊它邑而呈祥於提封涵濡之下不蒸於
顛枿棟隆而擢芳於陂澤野人之圃亦由布宣中和導
揚德化下克靈承之自也是不可無聞於後遂繪彩靈
姿求太史紀瑞者屬之俾上以頌天休滋至之繁下以

見郡守惟良之美適余將事在申因其請樂為書之卷端

文府英華敘

僕自弱冠時從永年先生問學先生以科舉既廢士之特立者當以有用之學為心於是日就通鑑中命題或有其義而亡其辭或存其辭而意不至者課之以為日業雖云此何時也然觀多事之際斯文有不可廢焉者小子其勉旃及長年以來練歷世故愈知先生之言為

有徵至元三年予自魯返衛居閒痛悼墮廢日以書史振勵厥志因觀古人臨大節處大事征伐號令渙汗云為之際含章時發以之功業成而聲名白者良竊慨慕焉遂斷自戰國以上迄於金取其文字粲然適用於當世觀法於後來者得若干首題曰文府英華非敢妄意去取第類集以廣義說其或從事力行屬辭比事庶有効於時實自先生之教之中來也是不可不序四年丁卯秋孟三日引

宋總尹母夫人慶八秩詩序

人與天地參所貴者生所欲者壽福全德劭此又壽者之可樂也予宦遊燕朔接世家甚多至於享高年之安具五福之慶者總尹宋君母夫人其一也夫人姓魏氏濟南人出膏浸醲薰世為名族及歸處士貞順儉約被服僮僮早夜以中饋是承處士姿冲適樂易以文儒重一時為中令耶律公所知意賓客樂施予尊俎談詠有承平故家風味故軒車填咽鶴蓋交陰於門者無虛日

夫人躬儉內助壼儀有則賓至率擊鮮供具佳肴名釀齊潔嚴整未嘗計家有無俾不足於賓所也處士嘗與客語久夫人適於戶間有所聞客去即曰直諒易言我雖誠人則有愛惡焉再思可也其順成輔佐君子至意類多此子四俱教之讀書雖出就外傅庭訓之際以孝弟忠信為主曰孝者行之源悌者順之至忠者臣道之極信又朋友所須以成者立身揚名本其在於是汝等敬之勉之古稱陰教有助夫人之謂也長曰漢臣河南

府路總管忠勤長厚不類令人次魯臣愿而克家恬於仕進次唐臣才碩有幹局侍儀司法物庫使次楚臣博學多藝能有處士風上邸潛時以琴阮侍左右有年令以致養日嚴為事夫人今年壽登八秩康寧精爽髮微艾容睟然飲啖如五六十人歲時拜慶子孫滿前斑衣綵袖雁行玉立其團圞香火之情雍肅閨門之化融融洩洩萃於一堂之上不謂福全德劭可乎吾是知二南美化本於正始而有麟趾鵲巢之應洪範之九五根於

攸好德一言而壽為五福之尊禎祥有自於宋氏槩可見矣求諸公賦詩歌詠其可貴可樂之美屬惲而為之序

總尹湯侯月臺圖詩序

蕪門山水明秀為天下甲葢有東南佳麗瀟洒之勝而無甲濕蒸炎之苦誠中州之江南也濔金門外西南行三里而近曰蕪氏别墅中有大石如月周列座鼓八囷得名曰月臺其形勝大槩溪環竹外山倚雲𣃹空翠湖

光動盪無際蒼烟白鳥容與鳴集渡野彴穿林篁而入中鑿蓮塘削方洲構亭其上青梅蒼檜四面閒植竒花異卉繡錯其下牡丹臺酴醿洞又為東西别圃春則醉其香夏則清其暑秋月可玩冬梅可探而賞也四時之景皆新而其樂亦無窮也暮春初郡人遊歷始於百泉曉翠經柳湖雙塘梅溪而南迄焉止息故共頭月臺實為一方首尾之冠至元丙子春予自晉東還取道共城友人於焉觴予為一日留覩其廢磴修復堰溪高敞雲

烟竹樹光賁疇昔詢之知為府尹湯侯易而主也是年冬與湯會燕出所繪月臺圖且曰為仕宦牵率罔獲徜徉其間以遂初心今欲求諸公題詠庶見其素蘊雖南北東西時得展玩猶一到其中也吾子為我序之嘗念天壤間佳境幽人勝士樂之而不能有豪宗貴族有之而不暇樂三十載間吾見此四易主矣不知當時賓從輪蹄凡幾往返得窮雲烟魚鳥之趣彼幽人勝士暢情適意不以物之有無為樂而貴游豪宗雖有之能遂其

樂而樂方為已有雖然今君以才術通顯投功名之會膺長沙方岳之寄而能以此為懐豈他時倦游知止之心急流勇退之舉將張本於斯歟十四年上元日序

博古要覽序

予性澹癖無他嗜好獨於古彝器愛而不置雖造次必摩挲瞪視辨其銘欵為何代何物間有所得則悚然起敬想見當時氣象令人有不能已者第所見不廣究其義未詳耳十四年春余入翰林四十有七日侍左丞相

耶律公於玉堂坐間出宣和博古圖三十卷示予因假以歸與院史趙復取鐘鼎彛歐陽子薛尚功欵誌呂氏博古李韋舒考古等圖參讀而節約之觀其制作之精緻錫用之所以篆籀之古而不茍文章之雅而不迫取物象形垂徽萬世其為法深且遠矣因念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是器斯可矣矧徽辭奥旨引據攷證於昭槩著生平所疑前賢或闕而莫可致詰者一覽而盡得怡然理順渙焉氷釋筆削既已從其類而作若干卷題

之曰博古要覽客有過而笑曰子之學棄俗尚從寂寞
惟恐其不古也其如適越而冠章甫何予應之曰不然
方今明天子御極神聖慈武撫四海而有之禮器縟興
將維新是圖一日告功神明郊祀饗獻之禮行有毎事
而問者據所得而告之曰此彝也彝也卣也匜也爵也
罍也犧也象也如是而已其於魯兩生間安知無一日
之長乎客笑而退於是乎書以為序

書畫目錄序

登崑崙之墟者知宇宙之大臨滄海之淵者見魚龍之富故達人大觀必於物之所萃而致意焉乃能窮古今之變極天下之觀否則與管窺等耳若夫歷代之法書名畫唐以太宗嗜好之篤宋以徽廟躭湎之甚搜訪百至品第裝潢比三代傳寶至陪葬昭陵閟藏内殿仍置官典校署之曰秘府何其崇哉當時自非寵錫貴近賜觀諸王思欲頫首一闚胡可得已且唐迄今五百有餘歲幸而存者又無幾唐亡而五季宋残而金源氏金滅

而國朝興其間兵亂相繼散亡劘燼又不可勝紀聖天子御極十有八年當至元丙子春正月江左平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勑平章太原張公兼領監事仍以故左丞相忠武史公子杠為之貳尋詔許京朝士假觀予適調官都下日飽食無事遂與左山商台符叩閤披閱者竟日凡得二百餘幅書字一百四十七幅畫八十一幅怡然有所得沖然釋所願精爽洞達滯思為一攄所謂升崑巔而見洪荒之大俯溟渤而駭光怪之多也嗚呼三光五

岳之氣絪縕盤礴發於人為精華傳於代為英物以數百載萃聚藴藏之盛積而為崇丘澮而為淵府一旦顯顯然拭目而觀可謂千載一遇也因念人與事機其會與否皆有數存其間九年春予一夕夢謁平章張公名易字仲一太原人於府第之東堂酒數行發書一櫃示予皆彩圖繪本金文玉牒今觀中秘所有璀璨輝赫與夢中所見者盡同吁亦異哉傳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信哉斯言也作書畫目錄序

故翰林學士河東南北路宣撫使張公挽詩序

歲甲寅冬先生被故經略史公辟過衛慱以諸生贄文上謁承顧睞獨異迨中統辛酉先生自河東宣撫改授翰林學士兼中書省參議其秋慱亦以都司就列機務之暇接論思殊款至至元二年公以前東平宣慰起復發山東等路行省事適慱從事在魯又奉閒燕者兩月六年巳巳冬不肖應御史辟出真定候公於頤齋尊酒從容言笑竟日因及西臺故事時公精力未衰慨然經世

之懷尚眷眷不置也厥後惲官平陽飫聞公鎮撫時政蹟章章在人心不去者甚悉私念自甲寅迄壬申歲廿年間與公會合者五聯事者再似不偶然也故知公為頗詳公資剛嚴有經濟器業遇事風生果於斷畫其庭議愷切矯矯有長孺志節至扶善良嫉姦惡又似夫王義方對仗時辭氣生平素蘊在河東展也盡至今三晉閭愛仰如神明乃以霹靂手目焉雖時致齟齬其耿耿自信不疑者氣終不少下公歿後三年甥王革來過進

惟疇昔愴然動零落丘山之感余亦為歔欷也想遺直之不復悼斯文之如綫勉為哀挽庶答顧遇知己之厚且待封龍招來之此魂而有靈鑒兹哀悃公字耀卿姓張氏太原友城人早與進士聲籍場屋既而以臺掾進公為人儀觀秀偉山立揚休望而知為正人端士壽八十終鎮州頤齋其自號云不書名貴之也至元丁丑秋謹序

趙德明母劉氏慶八十詩序

人皆以壽為樂然使吾親壽壽而康寧茲人子之至樂也鼓邑趙君德明予官晉府時幕從事也每與之接不下帶而存者皆和氣愉色其臨事行已洞洞屬屬若持盈奉玉惟恐弗勝予異之而不及問戊寅春會京師稱其母劉氏金進士都水監勾之女穰縣簿耆德唐甫之妹年雖高聰明安健紉縫在手不持杖作筋力先懐遠府君不幸早世三十年間衵曁二弟靖炳頗試所歷及有孫六人女孫二人重孫二重女孫六同居無間言是

皆母氏慈愛恭儉隂教有方之力也昶等不肖愧弗能紆青拖紫僭爵錫圭以顯榮為養用報劬勞之德今歲壽開八秩將南歸省慶尚賴賢士大夫見之歌詠歸慰母心以為閭里光予告之曰壽福富貴衆人之所欲也若今之富貴似可求而得唯壽與福命之於天不可幸而致彼高明家雖三牲日養未免使親有顧慮可憂之感崇高而安者子孫多親不逮之嘆今君職雖卑禄雖薄與仲弟輩怡然以志為養其樂也融融吾知案上一

杯菽水過於五鼎七牢矣時也恒山之陽滹池之濵風和而晝明鳥嚶而華粲緑萱婆娑於堂背舞袖斕斑於膝下朝而倚其門夕而倚其廬俟子之來歸君其行矣試以吾言語之鄉人而曽閲和樂之氣將有聞風而興起者焉至元十五年季春清明日序

潔古老人注難經序

醫之有難素猶六經之有春秋易也書雖盡言言不極意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潔古張先生醫師之大學也以

是書注釋雖博未免有仁智殊見體用不同之間於是
研思凝神探索玄奥發遺意於太素之初出妙理於諸
家之表使體用一源得失兩判復隨其疾證附以禁忌
方論述經解廿四卷先生高弟東垣老人以其書授羅
君譙甫兵後文多墜簡及得田氏口傳易水遺旨百餘
條苴補脱漏遂為完書予嘗觀其旨要顧天下之事未
有不極其理而能臻于妙者矧醫術精微主司萬命惟
其至精非一世之所能備惟其至微非一賢之所能窮故

軒岐開天如大易之書其卦越人撮要猶三傳之贊其
經追潔古講解古今之善傳注之能事畢矣誠生民之
命脈醫學之淵會也嗚呼醫固難事學則能至至於提
挈造化會歸一身如秦扁闚五臟而洞癥結察形聲而
辨死生推原本自心融手應坐收神聖康濟之功要以
理明學博精詣其極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功用之實咸
在是書學者宜盡心焉而太史公稱扁之術得於餌桑
君之藥飲上池之水特以診視為其名恐未之思爾謙

甫將板行以壽其傳求題諸篇端予嘉其學術及物之外能光昭師道如是可謂知本也已先生諱元素易水人潔古其自號云至元十七年歲次庚辰中伏日序

宋東溪墨梅圖序

性之所得於天有不行而至不學而能者況託物游藝意存所寓者哉總尹漢臣善寫梅樂之終身而不厭且梅以墨繪黯淡枯寂無聲色臭味可嗜而悅蓋性之所得有不容自已者余嘗踏雪過南塘入東閤主人開尊

小酌醉中出示所製溪雪春風等圖亦以淡僻故為把玩者久之覺冷香疎影動蕩於几案間令人脩然有孤山籬落之想後考試洛陽復與君會府署之梅花堂庭之所植者皆是也因舉觴相屬曰永南梅之淵藪又久官於此殆將俾使君移船花光臻超然之極致耶東歸悉以近作贐予其風味之勝瀟洒之工又非向時吳下矣及入汳解裝盡為好事者索去嗚呼君今巳矣梅寧復得耶其弟唐臣義夫輩追憶風流事亡如存聯綴遺

墨求名士夫題詠將昭大凡游藝之美來屬引其端漢臣於余契久且敬故知為人頗詳君天姿誠悃與人交有終始於修身齊家孝友純至一門之中融融怡怡以及於政是知託物寓意於歲寒三友之間者不徒模寫形似俾自得之趣冠時人而名後世也十七年立秋日

秋澗序

新修調元事鑑序

士之有志於道者當以聖人為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

宰相自期降是夫何言焉然宰相者輔天子坐廟朝經綸一世豈偶然哉是在彼者得之為有命而在我者烏得而不盡之哉況相之為任正已以格君心之非進賢以盡知人之鑑理物以代天地之化權宜以成天下之務尤需以學術而為之先若不學無術則闇於政體是最大臣之所深弊故賢如傅說典學初終聖若周公思兼四事迨夫叔世多故大學之道不明於上變理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相之德業其所存而不亡者幾希

矣此事鑑之所以作也嗚呼三代而上如禹益稷契其謨猷德業光極臣道日星麗天尚何議擬故斷自殷周已來終之近代上下千有餘載間其相之賢否具列無遺俾歷朝之用舍一代之安危前後闕差易於即是至若善或當與詳其所可法惡或可奪書其所由然準以夔契伊周之所行斷以孔孟諸儒之正論間以意見附之要本德學材識公明正大以道事君為事業經綸之最至如遭際聖傑不善更化祇以權謀功利為尚雖濟

一時而不可多得終非鑑之所先務也僕老矣壯而所期見於世者百不能一必故朝夕覃思是編庶成一書亦猷畆不忘之心也俾後之君子有志於斯民者識前言而明治體稽往行而處事機其於衮職不無少有補焉至元二十年歲次癸未夏六月十有七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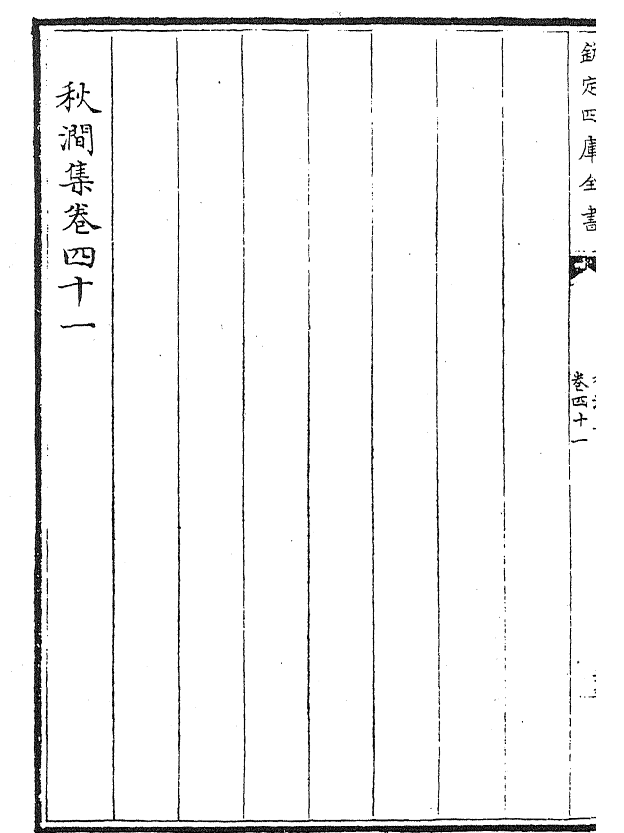
顔魯公書譜序

古人以書學名家者甚衆今獨取魯公而譜之者重其人以有關於風教故也兼公之書上則窺三蒼之餘烈

中則造二王之微妙下則極古今書法之變復濟之以文章氣節之美故後人作之終莫能及東坡云評書兼論其平生茍非其人雖工不貴昔莆陽鄭樵嘗集公代有金石刻得七十有五子之耳聞目覩洎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得六十有二備錄家藏實有五十有一只以澹僻酷愛營求三十年之久纔所得如是念其嗜之無力自非夤緣物聚於所好亦已難矣嗚呼公之書今存於世者無幾加之歲刓月敝有磨滅而已可勝惜哉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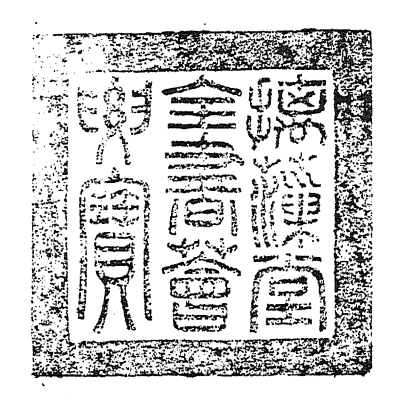
千金之璧為世重寶人能碎而不斬者以求而可復有也若公之書寧復再得邪故余作譜按公春秋與所書碑刻歲月官封詳考而次第之俾觀者知公之書因物賦形變態百出其胷中忠義之氣慦慦鬱鬱散於筆墨之間者至終老而不少衰所謂止見性情不見文字令人想見當時氣象有興起而不能已者是不亦闗於風教者乎譜既成客有過予而問曰二王乃真行之祖筆陳縱横曾不踰矩曷若即而為法乎余曰不然孔子吾

徒之願學也然升堂入室固當有序若即此以求臨池之妙則思過半矣客謝而退至元癸未得伏日序



秋澗集卷四十一

謹按卷四十第一頁後二行庫克楚舊作濶濶出今改
十一頁前二行特爾格舊作帖哥今改　十三頁後六
行阿喇勒布哈舊作阿剌不花又旺札勒舊作完者今
並改　後七行楚實勒特穆爾舊作曲失帖木兒今改
二十四頁前三行托里布哈舊作脱里不花今改後
倣此　前四行斡魯舊作完閭今改　二十六頁後五
行薩奇蘇布哈舊作撒吉思不花今改　後七行綽爾
濟都勒斡舊作搠只禿魯花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舉人臣蔣雲師
謄録監生臣茅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四十二

　　　　　　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秋澗集卷四十二

元 王惲 撰

序

與左山商公論書序

伏覩所類諸賢法書平生所未足於焉盡償公云如楊少師維摩等帖天真爛熳上法二王下與魯公爭衡至縱心所欲皆寓正筆而不踰矩所謂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知此迺悟涪公云余書不可

學學者輒筆�而無勁氣似非虛語也因復出坡公所書寒食詩二帖方之在顏楊兩間蘊黄為入域之賢爾嗚呼古人不可作所得見者書蹟為最真今吾左山商公掇拾於二十載後剔去纎妍而留精偉復始終條理俾金聲玉振以集大成是又智者之事諒非禪中有眼者疇克辨此邪第恨不能時時觀覽以盡古今之變會歸其極耳然歸裝翩翩已復梱載矣至元二十年四月六日書於所寓壽宮之道室

上巳日林氏花園會飲序

四序言讌氣有慘舒不無哀樂從違之間維暮春元巳物華澹豔極夫舒樂者也故昔之人迓續維新祓不祥於川流之上其來遠矣然例以三日為節緣不克與巳會者蓋尋常焉今歲人和氣稔適與巳契又可重也不揆援永和之舊例嗣舞雪之清音徵賢合友禊飲林氏花圃尋盟而至者凡一十二人於是登野彴酹清波折柳攀楊袖蘭揉樂歌絲間發羽觴交獻不數行四座紛

然迭為賓主酒既酣秋澗老人繼以柳圈新唱詠四者之來并喜三樂之同集揚觶侑賓傾冠倒佩不知其不可也已而客有稱於坐者曰昔會稽諸賢禊集雖雅未免因述梗懐俯仰今昔動終期盡歸之感今吾與子一攄底滯增暢老懐顧知已而無雜賓聆歌聲而免詩苦以此方彼疑若可繼樂有所踰也是不可以不志明日弟忱輩來解醒首賦佳篇乃以其序屬予予亦以會鮮離多樂之不易再也筆泚餘酣率爾而作時至元二十

四年歲在丁亥甲午日也謹序

編年紀事序

史書浩博殆若山然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第掇之者不易區别編記之書有不弟不作者然務博者或詳其不必書從簡者至略其所當取斯蓋漫然中無所主故也大抵觀史者須當見其一代興衰之自要本不出君與相好尚治忽而已如賢否之用舍治亂之所由生刑政之寬虐民情之所從易安危之機捷若影響此理之必

然也是皆吾儒法之而為明時治平之具者得不詳且備歟若筆之而無所用則上下數千載之事績特斷爛朝報耳廿一年余解印西歸休焉而無所事日纘相務為業編年者尤不可斯須而去手遂與韓生弘因其舊編增而廣之事備於前統明於舊若夫世主之御天接統輔相之登庸宅揆前後繫屬一不敢闕所謂該天運之盛衰者則思過半矣明年冬既斷手生曰增輯之意不可不序諸篇端吁吾年向耄前日所進今日不覺其

忘小子其秘之於以備吾家藥籠中用可也時則二十四年丁亥歲夏仲日序

王氏易學集説序

先君思淵子昔掾民部尚書張公諱正倫字公理日引一叟連榻坐與之問辨甚款察之葢講易經旨也每參署已輒抱牘傍侍張公曰汝亦樂聞斯乎曰唯自是日熟所聞遂潛玩焉造次顛沛樂之而不釋也北渡後遇玉華王先生復得窺其門牆而覃思焉既而有問答理亂之説

王華子訢然曰推是而進何憂乎不造夫突奥也然專靜之功不可以不至藏往知來寔本於此吾子其志之既而家居屏遠人事取歷代諸儒所傳探徵領妙日一卦為業真積既久靜見之心遂大以肆曰吾老矣非述何以見於後示子孫以大受也乃紐節羣言使如出一手辭約而意貫諸家之善蓋無餘藴矣嗚呼易之為書三聖人憂世而作也其道有四互為之用然身外無可論之道道外無可談之理天理人事不出乎日用行巳

之間而已是書之集四者具列要以近人情為本使學者切身以求用易知而不雜其於易道庶彬彬然有煒矣不肖今亦向耄先世庭訓墜失無緒大懼夫不學而衰也乃沈潛是編冠修述之意於篇首仍題曰王氏易學集說使後之來者知先君學道立世其博文約禮有如此者小子惲復續所得以綴於後蓋先君所未見也庶幾五十家之說左右逢原矣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春二月一百五日序

送信生士達北行序

勾吳之分豫章之野有神物焉雄雯陰縵世不多得佩而服之可以檢非常而走光怪礪而用之可以決浮雲而開白日當其鋒鍔翳昧沈靜于幽圄之下然衝霄之氣不自達于斗間雖有精鑒博識之士安得佩服提攜檢非常而神利用者哉君子之仕也上需志於達而後可以見於用用則先其材之云何而後其時之利與否也逢乎辰而匪其才何克應事機而成吾務負其才而

艱厥時吾固知攸往而終有所濟矣故伊尹不以其時而有間於所行孟軻氏不為齊梁不吾與而必意於速去何則天之所畀於我者如是我烏敢自棄不力其在我者焉奚暇計其可否俟彼有待而後我為之應哉士達少問學於予嘗以政試於諸生間惟士達知所以對當時已異夫姿之敏志之遠到也厥後敭歷州郡果在大受直罔怠其事者之列及例歸河東又見夫居養有得器藏諸身與時消息者葢素所積蓄耳斯舉也又非

底滯于下求達於上方試用於公卿之間也顧時與仕吾無所慮矣然理有所當燭者試以吾嘗從事於斯者告之夫仕宦雖或巧拙而其間有容力不容力者彼自然之來吾順受而安之是則力之所可必也吾分既爾吾行足為即其所受而充其義之所至是則力之不可不勉而前也所勉者何用晦而明以訥為辯竭誠心於所事見實用於當行察其機而發人之幾通吾滯以達人之事不以資之微卑為嫌不以與之依附為得盤桓

居貞以俟夫君子之大受何患乎聲名之不昭事業之不顯而著也於其往也故書以為贈

禮部尚書趙公文集序

至元丙子夏五月予考試河南道出臨汝館望崧樓下經宿歷覽後圃縱求陳迹所謂汝海虛舟者於蒼烟老樹間巋然獨存因得防禦趙公亭記於壁間倚杖披讀者久之令人想見承平官府之盛惜公遺文不多見也後七年予自齊還衛日與公孫維弘杖屨徜徉言笑者

無時一日出耐辱集一編示予曰此先祖通奉君之遺藁也予請而讀之者數日得辭賦古律詩及雜著樂府等篇若干首其氣渾以厚其格精以深不雕飾不表襮遇事遣興因意達辭略無幽憂憔悴尖新囏險之語信乎太平君子假樂有餘而神明與祐者也維弘遂以集序見屬予曰以遺山先生之論之詳此固已為之足矣然士君子之學文章德業名為兩途其實一致有以事業而垂世有以文章而名家者傳曰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儕孰不欲得時行道使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代蓋有幸不幸遇不遇者焉如仕宦利達復擅文雅以事業盛而揜其所謂文者從其重焉可也若文彩絺紩竟不得以片善及物者其或曰若何克為一文士而已此真為妄人尚何知兩塗一致之理者哉既為其序且寓夫子之所感云先生諱斯文字庭玉明昌五年進士官至通奉大夫禮部尚書初河朔雲擾公流離兵間挺身歸國遂為德陵所知故其仕

宦通顯而為兩朝名徳一世之龍門者云至元戊子秋

八月朔旦謹序

宮禽小譜序

三百篇之作風人多引物以比事或托物以發興其氣

類情性學者不可不識也是謂致知格物之道十一年

江左平宮籞禽玩畢達京師戊寅夏予待制在京師獲

覩諸禽於會同館之西位者凡一十七種誠有可愛而

當識者厥後珍禽奇獸陸貢川輸歲相望於道彼隷烏

官入上林集萬年之芳枝蒙天顔之一盼振羽和鳴固有喙同而如瘖者矣其為物不可為不遇也因念九州風氣各殊其所産常異有無亦然非遍游歴覽有終老而不識其狀與其物之情者况來自閩廣之逺乎伏見近年求訪嘉士車徵幣聘歳亦不絶其或抱負器業谷耕巖隱偶不及時賢之論者未免阨窮遺逸反不若斯鳥之採擇薦進光耀如此之幸且遇也至元廿五年戊子秋八月壬戌偶逢江外鳥使因追作宫羽小譜叙其

所觀而識者今列於後

秦吉了狀如大鸜鵒毛羽青黑色閃閃有光翅兩梢皆白翎耳與人肖耽腦上相答及喙距皆黃色聲雄烈善作人語

蘋茄兒形狀毛色一與白鸜鵒同養者云性極乖戾

尖尖帽灰綠色形如燕許毛頂上銳下豐高約一寸故名

百舌兒狀如鴿略同毛羽蒼白花色江南三月間盛

作聲今四月尚未鳴蓋北方地寒故也

白頭翁狀如鵓色純白喙距皆青頂毛亢細蓬蓬然

上起故名

柳鶯純綠色甚嬌可愛性靈如黃鶯其狀差小

切倉子一名鐵嘴兒毛純赤褐色狀如雀鳴聲啁啾

調之能頂負紙殼介胄人騎像放一欄内分兩陣

作衝擊狀甚馴狎也

相思兒灰赤色狀如小雀

白鷴鵰一其大如鳧

玄鶴二比常鶴差操極清癯

金絲雞毛褐色上有蒼斑細文疊積如雉鷹尾翅末

秀翠金雙團花絕類孔翠聞他鳥鳴皆能效之

水老鴉形高大如鵝體斑斕脩首如卵形喙尖長蜿

蜒俛仰絕與蛇類爪掌則鴨也疑烏鬼即此也

花鷺鷥褐色中白毛紛然間出長喙趾青綠比雞差

小又名曰嘌

小鸕鷀純白色黑喙青足但其頸骨狀曲折為一曲

料哥形毛全是鸜鵒其光采濯濯然丹喙人耳作梔黃色耳後有黃眉兩抹上連於腦能作人語喜則兩耳開聳

烏雞骨與肉皆黑其蒼者亦然

送薛參軍北行序

承宣供億莫司屬為切然户鮮而居衝俗囂而不知教制於上而梗於下誠有所特難者焉又恒人之情視難

易為行不乘初以取其名即旁緣以徼利苟安依阿護養資歷愒日以俟代而已丹陽薛君彥暉由藩府掾從事於斯者四十餘月為人外簡朴而內廉能供王事理民訟直而有方雖當急遽二者並行而不相遺自始迨更猶一日然其邁迹尋常立於能者之行卓矣惜乎心儘公而罔閒於易難用有餘而不遑於風化因念令便於亟行化安於永久苟使民知義方其趨事赴功有不待致期而然者倘教有所未至俗有所未醇能者日鮮

不能者日衆而供歴事理政務固不得一日曠茀恐物情治宜兩有不自盡者此昔人以化為先而令次之師帥者又化令之本也安得惟良如薛君者百有餘輩俾用焉而顓靖嘉治焉而有餘裕我不以徒法為政彼不復顧難易為心事雖衝而亦辦俗雖嚚而可醇方之亟便特緩夫前後之閒然能使物情紓而政本固官有儀而民不輕民不輕則吾之令行將見如流水之源矣不然使韓范復出職思其屬處簿書米鹽閒雖終日無倦

亦且有所顧矣薛君行來辭飲之酒再拜以送言為懨因書此以贈庶幾倐治宜者聞之亦將有所領焉廿五年戊子冬十月晦序

贈日者張翺序

陰陽家者流秦漢以來如五行堪輿建除叢辰歷學天人太乙等書其目雖多及臨事占決各開户牖吉凶得失互皆不同故漢人類以五行主之予因究其理而為之說曰夫太極判而五行具五行具而萬物生一物而

一五行也纔有所闕物不得為之物矣靜而體動而用剛柔迭制而吉凶生焉矧二氣良能以不測為神人於其間亦一物也吾何以逭其為術也天人之際有未易知者得之深者其理明索之淺者其說近又世道下衰人不安分以狂妄橫於中徼倖鶩於外貪者以苟得為心猾者以速達為念詢其命曰吾此去可亨相其時曰吾今年可動彼知其然即順情悅闕售其術而已我嗇彼訣竟沾沾自喜圖一豁隕穫為慽是天理兩滅而人

欲肆矣嗚呼風俗之移人也如是可勝嘆哉有張生翺者姿甚高業是而志篤語直而不隱觸數知變非夫誇誕茍售其術而已者挾是游行州郡億焉而多中故士子往往與之顧接在翺固亦榮矣雖然吾將進翺於學鑪其粗而造於精資之深而遺其淺不為世俗所移不以虛高務悅習其所已能知其所未至其要安在道其在於是矣能此將見聲光四白義置百錢坐來衆問不愈於行而求其售乎翺曰唯有是哉然行襆已具敢扳

康節之例願先學於四方可乎於是書以為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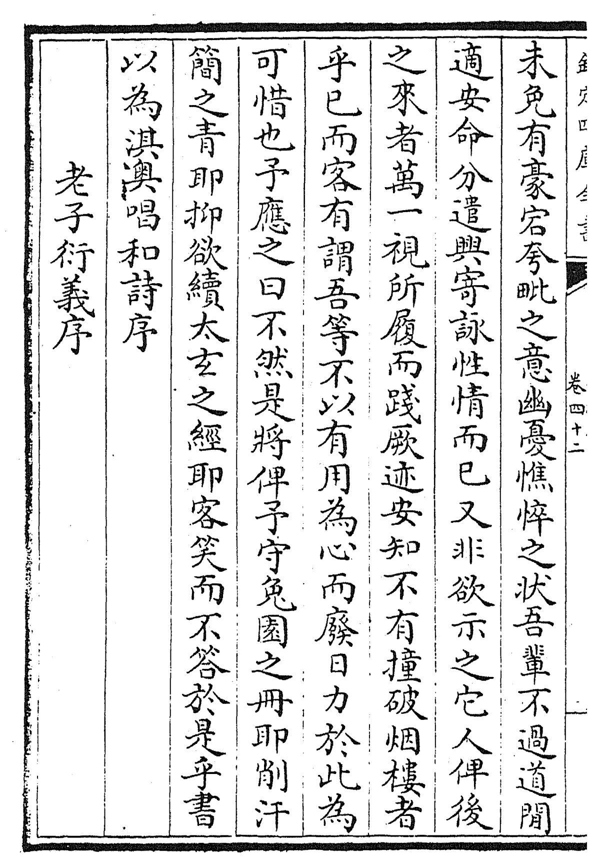
星丸漏詩序

司録判官趙寓到任之明年置星丸木漏於衛之汲門上仍繪緣為圖攜之來謁再拜請題辭於後予以為政有緩而似亟事有微而實著者更漏是也雖因象制器特挈壺氏一士之職也然天地朝昏我則司之官民勤息我則警之上而日月運行於三百六十度之中外而二氣渾淪磅礴於三十七萬里之表使不出於五尺之

㕁百有餘丸之數非格物善政者其能之乎予向官平陽亦甞創此其攷述測驗知為匪易今司録小秩也首此為務舉行廢典其儀物有足觀者是欲勤政率先因器警民者矣然年少氣鋭當筮仕之初能推廣是心始終罔間則張希顔以夜漏分明等數事得稱為好官員者恐他日不難至矣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夏六月入伏三日題

淇澳唱和詩序

心有所思思而有所言託物以永其言者莫詩若也曲山河君尹南樂終更將歸西山舊隱以吾故道税駕淇澳罇酒談笑杖屨游從日夕不少間既老日閒心無所運用感物興懷情有弗能巳者即作為歌詩以示同志顧不揆乃相與更唱迭和綮積日久遂成卷束總得詩大小凡若干首曲山慮其散亂遺逸欲命劉生琛第而為帙且告予以為何如予曰彼王公大人覊旅草野之士遇其志得意滿與夫幽憤無聊見於詞章者多矣然



未免有豪宕夸毗之意幽憂憔悴之狀吾輩不過道閒適安命分遣興寄詠性情而已又非欲示之它人俾後之來者萬一視所履而踐厥迹安知不有撞破烟樓者乎已而客有謂吾等不以有用為心而廢日力於此為可惜也予應之曰不然是將俾予守兔園之冊耶削汗簡之青耶抑欲續太玄之經耶客笑而不答於是乎書以為淇澳唱和詩序

老子衍義序

壬辰冬予應聘至都既館壽宮嗣教玄逸張公與一枚者相陪來謁須眉皓白氣貌魁偉敦兮其若樸聽其言冲冲然殆有所深藴隨見所賦詩顧非澹泊忘言者尋西還求辭方知君為重陽公主玄學師也既而其徒執老子書請見稽首再拜為致師求序取重之懇避席拱立需命而退因勉為説云天下所謂聖人者以其理之所在治從而出焉舍是何所望於著書立言者哉然聖道溥博該貫羣倫其為用也為天地立極為世主明道要

不過以靜制躁以簡御繁以真黜偽以樸還淳以正息
妄以公去私以理勝欲以法防亂而已惜也老聃氏潛
輝於柱下不出於文武周召之時當王道中微禮壞樂
崩仁殘義缺之後萬偽並作猝莫能觀其復思遠駕沙
流高出物表抉天機體玄化吐辭為經過為音懦憤激
自成一家之言庶幾廓清澆偽再造堪輿之謂歟雖然
矯枉者必過其正迨夫末流仁智異見户牖各開曲暢
旁通肆為駕說養生者以久視為心尚玄者以清談為

樂宜乎晉史譏王政之虧知幾點河公之注今王文蜀
產皓首玄學獨能拔出衆流間索正政根於治平者為
多無乃見幾而作由儒而逃墨者耶因特樂而序云

玉淵潭讌集詩序

都城西郊佛官真館勝槩盤鬱其間有潭玉淵蓋丁氏
故池也柳堤環抱景氣瀟爽嵐烟瑞靄霑漬襟袂方秋
是焉橫陳都人游觀誠為佳麗財賦總管王侯明之尚
義好客高出時彥甲午秋孟置酒潭上邀翰林諸公為

一日之娱既而雨不克成懽是月晦復折簡來召用尋前盟也辔爲既集風日清美紅幢翠蓋間見層出天光雲錦澹灧尊席沙鷗容與於波間幽禽和鳴於林際若有以知野老之忘機代清唱而侑觴也酒肴饜飫賓主胥樂煩襟滯慮頓然一醒清適夷曠綽有餘思然賞心樂事良難四并雅會清吟烏可多得信口吐詞不計工拙諸公走筆賡和咸有所得殆山陰禊事之修幽情暢叙笑金谷羽觴之罰酒數何多第以率爾居前殊愧其

粃糠也八月哉生明序

易解序

易之為書廣大精微範圍乾度經紀世道以一理而含萬變辭雖有盡理則無窮故説之者吹萬不同仁智各異要以修辭通變近人情關世教為切𨥥師李公嘗謂予言監丞張君在河南為衣冠清流多藏書得前代以易名家者數千種早治其學精与筮術比歸以藝能得官如支離覆逆建除叢辰等伎有不屑為者於是廣詢

博究師心自斷集易解十卷于以扶聖心而明素志駙
馬高唐郡王天資英明雅好經術一覽偉其述作勤至
發題篇端有正大純雅本乎仁義與經旨不殊其於世
教大有補益命藩府板行賜覩中外者無慮數百餘帙
用廣發越以表其志尚義山來屬俾序其事予謂古之
君子立言垂世必藉王公大人為之主張方能信其説
而傳不朽如曲臺禮經由獻王而明遺制毛公詩傳得
河間而置學宫今張君遭遇賢王得成其美將見與大

雅不羣之英異世而同談者矣至於淵源之傳授辭理之深奥讀者自當知之又何俟見責免而設喻遇傿人氏而致問者邪元貞二年冬十一月謹題

天德柴氏悅親圖詩卷序

昔四子問孝於孔宣父雖因材而篤所答各異不過使親無所憂怡順顔情為難鄒孟氏復探源推本論臻其極曰此身能誠則親為之悅矣意者謂倘違於理雖奉承之至溫凊之勤日養三牲猶為不孝如其愛敬交至

氣和色愉則菽水乃盡其歡矣在孔孟時去古未逺垂教警俗亦復如是況天理斵喪人欲横流於千載之後哉天徳柴氏上世為邢臺堯山人後遷絳之曲沃逺祖有軍功以鐵劵賜其家祖諱堅金季仕至將仕郎裕州莘縣尹生子懋字秀實以世故復徙居於豐治家接物廉慎有法推其贏餘尚義好施鄉里以善士稱令壽登八秩有二配邢氏壽七十有四生四子長曰伯璵次仲譓仲玉仲祥伯璵天性孝友善治生與人交誠慤有終

始慈祥愷悌見於顔閒清淡不樂仕進惟致養二親友愛諸弟為務至一門之内上下安宜和樂且𣽂憲司廉實聞于朝榮加旌異嗚呼世之貪狠無賴不顧父母之養且貽親憂與夫所爭僅毫髮比更相媢嫉視同氣為寇讎者聞柴氏之風亦知其愧赧矣雪堂禪師雖處方外素樂君臣父子之懿喜從吾徒遊以鄉里盛事乃繪諸圖畫形容其歲時家庭拜慶之歡將求館閣名卿見之歌詠以序引為請予為説以勉之曰方今孝治光隆

仁風德教洋溢海宇臣民感格理勢應爾然雲朔之俗素號雄勁以氣義相許今論其孝友之行固當以柴氏為稱首復能如孟氏所論誠之於身詩人所詠不匱永錫者而致力焉將見化儕類而美暢彝倫觀風者遣名於史籍矣以是為贊倡之始云

清香詩會序

道不同謀咫尺兩間渺隔千里心有所會上下八方溥同一雲法性三藏弘教佛智大師江浙總統錫喇卜者

聞予名而喜之不知於渠何所取也一日介應奉曹顯
祖來約以清香閒適與同一會於是開禪室敞賓席蒲
團烏几列坐其次佳釀數行意甚怡悅主人出寶薰娛
客温鑪回春楮煤凝雪𢹂日含暉岫雲借潤先之以青
桂繼之以綠洋糅以熱結加之都梁棧融沈熱氣鬱膏
煎黃雲作毯碧霧濛筵吟佩未染鼻觀先參或袖籠而
斂瑞或心融而氣宣於是健詩脾却蒸濕燕飲助其清
勝志慮以之冲粹不知佛齊勃泥婆律大食真臘占城

之相去幾何通為一洞天也衆客稽首向師曰今夕何夕餘膏賸馥沾丐如是有不可思議者第恐造物者訝其多取而饜飫也師曰庸何傷且吾之為香者衆而心香為最曰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解脫知見香是為五分香天之所賦於我者如是而馨解脫知見為妙用之極即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也貴夫能復其初而為物之靈也願此香雲徧滿空界作為無量佛事以奉五老香供且合三百五十歲之壽

祺傳初庵七十五雷苦齋七十三閣靜軒六十三王秋澗七十一賈評事七十而為無盡藏

說法不亦可乎於是衆賔讚嘆曰昔遠師以廬阜清勝即於東林結社絶塵清寂之士不期而至者甚衆諸人於遠遊止獨淵明范甯召而不赴豈非有不屑者哉以今論之衆之殽雜一也心有所局二也香色執著似累于中三也何若師心境雙清賔主兩忘不知我之為香香之為我也而以心香為主也師曰有是哉遂相與一胡盧而别大德元年三月吉日謹序

送丁主簿南還序

古人以良能並稱欲以善而將其能也不然豈惟敗事亦且有害於而身此必然理也丁生元諒主穀城簿之明年以事抵衛來謁有頃避席而言曰敝縣僻在漢南事雖簡山甿獷戶氣甚鄙悍思有以教迪之於是請書其廟學殿堂門廡等額乃曰歸當辦茲一事先此之作用碇余初志耳遂授書沾沾而去後七年冬十月復見吾于京師曰嚮云而廟而學者今已落成且有加於前

及出馮雪崖所撰學記讀未竟不覺慨嘆曰一簿力之
專迺致如是非有志能然乎雪崖吾熟其為人慎許可
記中件繫恐匪徒言雖然年少氣鋭乘勢作事似或不
難至於知喜其事而不虞其中顧其近而不思其遠無
後悔者鮮矣況能保已成之功而享有無窮之辭乎又
嘗聞士之當官公心多而取名薄者設有過舉往往人
恕而紛解汝今此來遇非常之恩千百人不一二值其
為幸不幸誠不敢必所當念者此心不使有一毫之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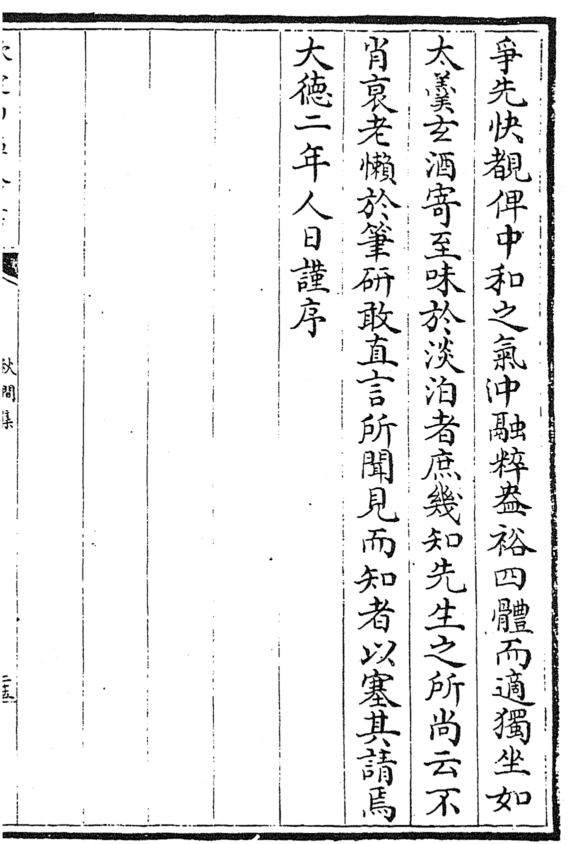
可也丁生其勉哉如以吾言可取念之戒之將見悔尤日寡良能並著何患乎祿秩之不吾至也既行來辭書以為贈是歲癸巳仲冬五日序

兑齋曹先生文集序

北渡后斯文命脉主盟而不絶者賴遺老數公而已寅緣蒙元李諸公與進親承指授惟貽溪兑齋未之見也及調官平陽私竊喜幸雖不獲瞻拜履綦而遺文得遂觀覽迨識公仲子輗首為詢及謝以纂録未就然徵文

獻論家世而私淑諸人者固以昭昭矣先生父清軒公資豪邁以文學起家受知滎國高公雷李諸賢交游甚款先生接迹詞林幼知力學早擢巍科既而與遺山同掾東曹機務倥偬間商訂文字未嘗少輟至以正脈與之其奬藉如此後居汾晉閉戸讀書屛去外物嚅嚌道真及與諸生講學一以伊洛為宗衆翕然從之文風為一變後二十年予在翰林前長葛薄子輶持遺編來謁屬予序其端方得伏讀者再四不去手者累日因為之

說曰文章天下公器造物者不私所畀然非淵源有自講習有素力為之任者未易與議若先生之作其析理知言擇之精語之詳渾涵經旨深尚體之工刋落陳言極自得之趣而又抑揚有法豐約得所可謂當而知變醇而不雜者也所可惜者古文雜詩僅三百首蓋先生年方不惑暝𣊬於家又為人慎許可片言隻字不輕付人嚮使展盡底藴大開文寶極其所到肆波瀾而侈光豔則與元李麻劉並驅為不難矣異時版本一出學者



爭先快覩俾中和之氣中融粹盎裕四體而適獨坐如太羹玄酒寄至味於淡泊者庶幾知先生之所尚云不肖衰老懶於筆研敢直言所聞見而知者以塞其請焉

大德二年人日謹序

秋澗集卷四十二